

浅尝辄止的学习 终归心有遗憾

如果说大学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好好学习，也许有人觉得我矫情，是一种明贬暗褒的自夸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

进校时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信奉“通识教育”，专业课没几门，反倒对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社科都有学分要求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，我的同班同学有去人文学院、经管学院、公管学院、美术学院的，还有去了外校学电影、音乐剧的……毕竟这4年中，只要你想学，没有不能学的。

有一位师妹，本科时和我上一样的专业课，研究生却顺利考上英国著名的艺术学院，回国成了一名策展人；还有一位校友，入校是美术学院的史论系，后来转到绘画系专攻工笔，又因为爱好传统文化，系统选修了甲骨文、考古学一类的课程，再也没提起画笔，最后成为一名文物鉴定者。

我没有转型，自始至终都在本专业。但可惜的是，我尽管出于爱好选修了足够多的人文类课程，但终是浅尝辄止、不成体系。

比如，我喜欢魏晋南北朝，选修了历史系专业课《魏晋南北朝史》和全校公选课《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》。老师是同一位，人和课都颇有魏晋之风，我听得很开心，作业写得不太专心。听完没多久，留在脑子里的也只剩下一些名词和段子，至于整段历史，那就是一团糨糊。

而且，我选课更在意的是老师是否nice，评判标准滞留在“分数”这个高考后遗症上。每次选课，我热衷于打听各门课的难易程度和给分情况，甚至将其作为第一标准。有一个学期，我选了颇感



兴趣的《人类学概论》和《天文学概论》，试听第一节，两门课的老师都开诚布公，说自己很严格、作业很难、考试分低，我也就果断退课，舍弃了头顶的星空。

选课是一门艺术，而我就是一个希望面面俱到而终至平庸的艺术家。除了计算老师nice度和课程有趣度、学分成绩和完成培养方案之间的最优解，甚至兼顾早上起不来得、能不能空出一整天时间等条件，最终摆在我面前的课程表，一定是好玩又舒服的，而且分不会低。

这样的选课思想在我做交换生期间都未能幸免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有机会在国外大学度过一学期，应该用心体验异域文化和前沿学科。可我不，费尽心思，选了三门能抵本校学分的课，有一门甚至是一个访问学者的中文课。期末拿到全“A+”成绩单时还沾沾自喜，多年后回

□白简简

望却十分遗憾。作为一个从小到大没有拿过低分的考试型选手，我可能已经失去了体验学习本身乐趣的能力。

就这样，我念完了本科4年，又以不错的学分成绩保研，然后工作至今。也许在旁人眼中，我是一个学识广博的人——虽然学得很不系统，但那些专业名词我都略知一二。曾经学过的几十门通识类课程，在如今这个工作岗位上居然都发挥了一定作用。可只有我知道，断章残篇，虽是华美，终不成文，我终是浅薄的。

写到这里，似乎越来越像一篇“忏悔录”。是的，我还迟到、逃课、期末论文写得心不在焉、没看书就敢写读书报告……大概是犯了所有学生都会犯的错。尽管我从不认为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，但我也只尝到了分数带来的快乐。毕业后多年，当我看到前文的那位朋友，因为认出了青铜器铭文中的一个字而能高兴一天，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错过了很多。

事实上，有很多问题直到现在，我也没有完全想清楚。比如，学习是不是一定要吃苦？为自己设定学习目标是功利吗？应该享受单纯的学习过程还是说一定要学到什么东西？或者说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”……可人生最后的全职求学生涯早已一去不复返。

在走出校园之前，只要好好学习，日子就算成功了一大半；之后的人生，各种压力和挑战会纷至沓来。当最优解不再是简单粗暴的分数，甚至都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时，权衡利弊前，得先问问自己的心。

大家V微语

一双草鞋

□冯唐

●我周围一些热衷收藏的人，我极少听到他们说收藏给他们的美和触动，几乎无一例外，听到他们说的都是收藏给他们怎样的财务回报。

●我老妈一辈子没学会扔任何东西，她八十多岁了还留着我八岁时学素描用的绿色帆布画夹。

●她还有好些鞋堆在屋子里，我问她为什么不扔掉其中看似非常破的一双草鞋。她说，她穿着这双鞋跑过很多地方，跳过多场广场舞，认真亲过几次我老爸，所以，先留一阵再说。

●因为这双破草鞋，我觉得我老妈不完全是个俗人。

海棠与摔跤

□马未都

问我都知道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。

回到家告知观复博物馆同仁，慰问声一片，有心意没有新意，有意思的是各人有各人的高招，思路不同，角度不同，因而效果也不同。高人说，东南沿海传统，农历七月诸神放假，所以此时做事要格外小心；经验者说，肯定特别疼，我前夫就伤过，前后折腾了仨月；懂医术的说，如果是伤了筋，头三天千万不能揉啊，用冰敷消肿；还有爱心者马上要去骨伤科医院拿特效膏药，又说得买鸽子补补……

“我先生，我老婆，我弟弟，我邻居”……好像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受过骨伤，许多还都是在浴室里。我原来只

听说有人在浴室摔了，没大在意，想想自己还真没有摔过，所以就没了警惕，这下可好，不摔则已，一摔冲天。全国的浴室一年摔多少人一定是个天文数字，现在高科技这么多，弄个防滑地砖，多铺防滑毯，减少不必要的伤害，应是宾馆饭店旅馆民宿的必备。这个小之又小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变成全民共识，什么时候才能减少众多的不必要伤害。

小院的海棠老干新枝，居然花开二度。我在家养伤，很痛，咳嗽不得，便问大夫，遂被告知至少会疼上一星期。这一星期的痛苦对我实实在在，回避不了。人生不仅有欢乐享受，更多的是苦难病痛，这一切都是经历，只有经历过，方知何谓生活，何谓人生。

芳林新叶催陈叶，流水前波让后波。多美的诗句啊，还有能感悟一生的哲理。谢谢刘禹锡。

谈天说地

温暖的“废话”

□王晓宇

人与人交往，免不了要说些看似没什么用处的“废话”，常用干闲聊、打招呼。比如“今天天气真好”“你吃过饭了吗”“出门注意安全”“忙吗”……有人说，一个喜欢说些“废话”的人幸福指数高，容易得到满足和快乐，与人相处也更有亲情感。究其原因，我想是因为这些“废话”往往没有明确的指向，功利性少，给别人的压力小，也容易使人亲近。当然，说“废话”也要适时和适度。

我发现一个规律，越是亲近的人，互相之间越容易讲“废话”。讲“废话”不仅仅是一种习惯，更是打破沉闷气氛的常用方式。有些“废话”，里面还有满满的温暖。

每一个人，从小到大，要出门，父母亲会提醒你：“东西都带齐了吗？要注意安全！”你独居，父母亲会唠叨你：“别熬夜，对身体不好；饿了记得吃饭，天冷了要加衣。”父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

着。

爱人之间也是如此，不时重复：“办完事情后，要早些回家！”如果你碰巧找到一个愿意听你说“废话”的人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如果在生活中两个人没什么沟通，连“废话”都懒得讲，那么，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可能进入一个不佳的状态。

话语是人类信息沟通一个很重要的手段，是人与人之间一个很高级的传递媒介。生活在尘世间，很多人并没有强大到不需要语言的地步，特别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，遇到困苦挫折，内心会不由自主地生出焦虑、慌张，这种时候，如果能有人安慰你一下，哪怕这种安慰苍白无力，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，同样能温暖一颗脆弱的心灵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一个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打拼，正处于进无可攻、退无可守的境地，心生苦闷。母亲打电话

过来，没什么目的，就是闲扯几句可有可无的“废话”。母亲问我：“吃饭了吗？天冷添衣了吗？你还好吗？工作开心吗？”我听了，只敷衍着说“还好，还好”，因为眼泪已经流下来了。所有的抑郁、愤懑、不开心，都被母亲的一堆“废话”化解掉。有人惦记你，找你说话，已足够温暖。

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温暖叫爸爸的提醒、妈妈的唠叨、爱人的情话。这个世界上喜欢和你说不带功利的“废话”的人不多，愿意花时间听你讲不带功利的“废话”的人也不会太多，除了父母、爱人、儿女，还有知交好友。这些人会不厌其烦地和你絮絮叨叨，不管有事没事，总会找你、惦记你、在乎你，哪怕只会说些“废话”，也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

说话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智慧。那些能温暖人心的“废话”，是人与人交往的润滑剂，也是一种真情流露。

暗香

□王子一

住惯海边的人都会熟悉那咸咸的海风的味道，这味道是通往回忆的通行证。

频频报道着海域污染，却从未见这海浮过一片落叶，那日清晨，我却被异味儿唤醒。

那是一种海风中混合着腐臭的味道，我起身便出了木屋。循着味道发现山坡上有一个垃圾场。

垃圾场中有个墨绿棉蓬，蓬下卧着眯眼的狗。旁边蹲着一个邋遢的老人，蓬乱的灰发中夹杂着砂砾，看见我，眯眯地笑了笑，转头继续拨弄他的“垃圾丘”。我皱眉，异味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，老人一手抓沙、一手抓污，转眼间这沙丘上还插了几根树枝。我不明所以，问老人他在做什么，老人说这里每一个沙丘将来都是树的养料。他直指“垃圾丘”说，“这可是我重金购买的‘金沙’，我说能种出树，就能种出树！”我被他的豪言震撼，仿佛已看见海滩边巍峨挺立的树群。

回过神来，我笑着与他道别，老人对我说：“有空常来啊！”那海音十足的韵味使我蓦然回首，有力地点了点头。

我没有食言，逢年过节，我都要去找“垃圾丘老人”聊上几句，不知过了几载，小枝绿了，叶生了根，树香碾碎了垃圾味。

再去，发现了一排指示牌，迎风招展，老人却真的走了，走得奔放、走得决然！扶着指路的铭牌，看着棵棵绿树在风中摇曳，咸咸的海风中飘来阵阵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我会再来，为了棵棵绿树！

作者单位：东北育才外国语学校初二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刘 放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 漫
图 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
